

韓詩外傳

自七至八

□ 12
1339
4



四七二
1399
卷 4



韓詩外傳卷之七

齊宣王謂田過曰。吾聞儒者親喪三年。君與父孰重。過對曰。殆不如父重。王忿然曰。曷為士去親而事君。對曰。非君之土地。無以處吾親。非君之祿。無以養吾親。非君之爵。無以尊顯吾親。受之於君。致之於親。凡事君。以為親也。宣王悒然無以應之。詩曰。王事靡盬。不遑將父。
趙王使人於楚。鼓瑟而遣之。曰。慎無失吾言。使者受命。伏而不起。曰。大王鼓瑟。未嘗若今日之悲也。

詩外傳

卷之七

言文作
王曰。調使者曰。調則可記其柱。王曰。不可。天有燥溼。絃有緩急。柱有推移。不可記也。使者曰。請借此以喻。楚之去趙也。千有餘里。亦有吉凶之變。凶則弔之。吉則賀之。猶柱之有推移。不可記也。故王之使人。必慎其所之。而不任以辭。詩曰。征夫捷捷。每懷靡及。蓋傷自上而御下也。
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。當曹相國爲齊相也。客謂匱生曰。夫東郭先生梁石君。世之賢也。隱於溪山。終不詘身。下志以求仕者也。吾聞先生得謁

曹相國。願先生爲之先。臣里母相善。婦見疑盜肉。其姑去之。恨而告於里母。里母曰。安行。今令姑呼汝。卽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。吾犬爭肉相殺。請火治之。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。故里母非談說之士。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。然物有所感。事有可適。何不爲之先。匱生曰。愚恐不及。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。於是乃見曹相國曰。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。有終身不嫁者。則自爲娶。將何娶焉。相國曰。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。匱

生曰。齊有隱士東郭先生。梁石君。世之賢士也。隱於浚山。終不詘身。下志以求仕。相國娶婦。欲娶其不嫁者。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。於是曹相國因匱生。束帛安車。迎東郭先生。梁石君。厚客之。詩曰。既見君子。我心則降。

孔子曰。魯者周公事文王。行無專制。事無由已。身若不勝衣。言若不出口。有奉持於前。洞洞焉。若將失之。可謂子矣。武王崩。成王幼。周公承文武之業。履天子之位。聽天子之政。征夷狄之亂。誅管蔡之

罪。抱成王而朝諸侯。誅賞制斷。無所顧問。威動天地。振恐海內。可謂能武矣。成王壯。周公致政。北面而事之。請然後行。無伐矜之色。可謂臣矣。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。所以應時也。詩曰。左之左之。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。君子有之。

傳曰。鳥之美羽。勾喙者。鳥畏之。魚之侈口垂腴者。魚畏之。人之利口。贍辭者。人畏之。是以君子避三端。避文士之筆端。避武士之鋒端。避辯士之舌端。詩曰。我友敬矣。讒言其興。

言外傳 三
孔子困於陳蔡之間。卽三經之席。七日不食。藜藿不糝。弟子有飢色。讀書習禮樂不休。子路進諫曰。爲善者天報之以福。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。今夫子積德累仁。爲善久矣。意者當遺行乎。奚居之隱也。孔子曰。由來。汝小人也。未講於論也。居。吾語汝。子以知者爲無罪乎。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。子以義者爲聽乎。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。子以廉者爲用乎。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。子以忠者爲用乎。則鮑叔何爲而不用。葉公

子高終身不仕。鮑焦抱木而泣。子推登山而燔。故君子博學淡謀。不遇時者衆矣。豈獨丘哉。賢不肖者。材也。遇不遇者。時也。今無有時。賢安所用哉。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。立爲天子。其遇堯也。傳說負土而版築。以爲大夫。其遇武丁也。伊尹故有莘氏僮也。負鼎操俎。調五味。而立爲相。其遇湯也。呂望行年五十。賣食棘津。年七十屠於朝歌。九十乃爲天子師。則遇文王也。管夷吾束縛自檻車。以爲仲父。則遇齊桓公也。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。爲秦伯

牧牛舉爲大夫。則遇秦繆公也。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。讓於孫叔敖。則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功多。後戮死。非知有盛衰也。前遇闔閭。後遇夫差也。夫驥罷鹽車。此非無形容也。莫知之也。使驥不得伯樂。安得千里之足。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。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。深山之間。人莫見之。故不芬。夫學者非爲通也。爲窮而不憂。困而志不衰。先知禍福之始。而心無惑焉。故聖人隱居深念。獨聞獨見。夫舜亦賢聖矣。南面而治天下。惟其遇堯也。使舜居

桀紂之世。能自免於刑戮之中。則爲善矣。亦何位之有。桀殺關龍逢。紂殺王子比干。當此之時。豈關龍逢無知。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。此皆不遇時也。故君子務學修身。端行而須其時者也。子無惑焉。詩曰。鶴鳴于九臯。聲聞于天。

曾子曰。往而不可還者親也。至而不可加者年也。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。木欲直而時不待也。是故椎牛而祭墓。不如雞豚逮存親也。故吾嘗仕齊爲吏。祿不過鐘釜。尚猶欣欣而喜者。非以爲多。

也。樂其逮親也。既沒之後，吾嘗南遊於楚，得尊官焉。堂高九仞，棖題三圍，轉轂百乘，猶北鄉而泣涕者，非爲賤也。悲不逮吾親也。故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。若夫信其志，約其親者，非孝也。詩曰：有母之尸雍。

趙簡子有臣曰周舍，立於門下三日三夜。簡子使問之曰：子欲見寡人何事？周舍對曰：願爲諤諤之臣。墨筆操牘，從君之過，而日有記也。月有成也。歲有効也。簡子居則與之居，出則與之出，居無幾何。

而周舍死，簡子如喪子。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，酒酣，簡子涕泣，諸大夫皆出走。曰：臣有罪而不自知。簡子曰：大夫皆無罪。咎者吾有周舍。有言曰：千羊之皮，不若一狐之腋。衆人諾諾，不若一士之諤諤。咎者商紂，默然而亡。武王諤諤而昌。今自周舍之死，吾未嘗聞吾過也。吾亡無日矣。是以寡人泣也。

傳曰：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。晏子對曰：患夫社鼠。景公曰：何謂社鼠？晏子曰：社鼠出竊於外，入託

於社。灌之。恐壞墻。燻之。恐燒木。此鼠之患。今君之左右。出則賣君以要利。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。君又并覆而育之。此社鼠之患也。景公曰。嗚呼。豈其然。人有市酒而甚美者。置表甚長。然至酒酸而不售。問里人其故。里人曰。公之狗甚猛。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。狗輒迎而齧之。是以酒酸不售也。士欲白萬乘之主。用事者迎而齧之。亦國之惡狗也。左右者爲社鼠。用事者爲惡狗。此國之大患也。詩曰。瞻彼中林。侯薪侯蒸。言朝廷皆小人也。

管者司城子罕。相宋。謂宋君曰。夫國家之安危。百姓之治亂。在君之行。夫爵祿賞賜。舉人之所好也。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。民之所惡也。臣請當之。君曰。善。寡人當其美。子受其惡。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。國人知殺戮之刑。專在子罕也。大臣親之。百姓畏之。居不期年。子罕遂去。宋君而專其政。故老子曰。魚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。不可以示人。詩曰。胡爲我作。不卽我謀。衛懿公之時。有臣曰弘演者。受命而使。未反而狄

人攻衛。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。其民皆曰。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。鶴也。所愛者宮人也。亦使鶴與宮人戰。余安能戰。遂潰而皆去。狄人至。攻懿公於熒澤。殺之。盡食其肉。獨舍其肝。弘演至。報使於肝。辭畢。呼天而號。哀止。曰。若臣者。獨死可耳。於是遂自剝出腹實。內懿公之肝乃死。桓公聞之。曰。衛之亡也。以無道也。今有臣若此。不可不存。於是復立衛於楚丘。如弘演。可謂忠士矣。殺身以捷其君。非徒捷其君。又令衛之宗廟復立。祭祀不絕。可謂有大

功矣。詩曰。四方有羨。我獨居憂。民莫不穀。我獨不敢休。

孫叔敖遇狐丘丈人。狐丘丈人曰。僕聞之。有三利。必有三患。子知之乎。孫叔敖蹙然易容曰。小子不敏。何足以知之。敢問何謂三利。何謂三患。狐丘丈人曰。夫爵高者人妬之。官大者主惡之。祿厚者怨歸之。此之謂也。孫叔敖曰。不然。吾爵益高。吾志益下。吾官益大。吾心益小。吾祿益厚。吾施益博。可以免於患乎。狐丘丈人曰。善哉言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

詩曰。溫溫恭人。如集于木。惴惴小心。如臨于谷。孔子曰。明王有三懼。一曰。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。二曰。得志而恐驕。三曰。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。咎者。越王勾踐與吳戰。大敗之。兼有南夷。當是之時。君南面而立。近臣三遠。臣五令。諸大夫曰。聞過而不以告我者。爲上戮。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。咎者。晉文公與楚戰。大勝之。燒其草。火三日不息。文公退而有憂色。侍者曰。君大勝楚。而有憂色。何也。文公曰。吾聞能以戰勝安者。惟聖人。若夫

詐勝之徒。未嘗不危。吾是以憂也。此得志而恐驕也。咎者。齊桓公得管仲隰朋。南面而立。桓公曰。吾得二子也。吾目加明。吾耳加聰。不敢獨擅。進之先祖。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。由桓公。晉文。越王。勾踐。觀之。三懼者。明君之務也。詩曰。溫溫恭人。如集于木。惴惴小心。如臨于谷。戰戰兢兢。如履薄冰。此言大王居人上也。

楚莊王賜其羣臣酒。日暮酒酣。左右皆醉。殿上燭滅。有牽王后衣者。后扞冠纓而絕之。言於王曰。今

燭滅有牽妾衣者。妾挖其纓而絕之。願趣火視絕纓者。王曰。止。立出令曰。與寡人飲不絕纓者。不為樂也。於是冠纓無完者。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。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。後吳興師攻楚。有人常為應行。合戰者五。陷陣卻敵。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。王怪而問之曰。寡人未嘗有異於子。子何為於寡人厚也。對曰。臣先殿上絕纓者也。當時宜以肝膽塗地。負日久矣。未有所効。今幸得用於臣之義。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。詩曰。有灌者淵。藿葦淠淠。

一作五谷
戰五陷陣
却敵

淠。言大者無不容也。

傳曰。伯奇孝而棄於親。隱公慈而殺於弟。叔武賢而殺於兄。比干忠而誅於君。詩曰。予慎無辜。

紂殺王子比干。箕子被髮佯狂。陳靈公殺泄冶。鄧元去陳。以族從。自此之後。殷并於周。陳亡於楚。以其殺比干。泄冶而失箕子。鄧元也。燕昭王得郭隗。鄒衍樂毅。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。棲於莒。燕之地計眾不與齊均也。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。由得士也。故無常安之國。無宜治之民。得賢者昌。失賢者

亡。自古及今。未有不然者也。明鏡者。所以照形也。往古者。所以知今也。知惡古之所以危亡。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。則未有以異乎。卻走而求遠前人也。太公知之。故舉微子之後。而封比干之墓。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。尚如是厚也。而況當世之存者乎。詩曰。昊天太憮。予慎無辜。

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。襄王待之無以異。乃讓其友。友曰。夫薑桂因地而生。不因地而辛。女因媒而嫁。不因媒而親。子之事王未耳。何怨於我。宋玉曰。

不然。管者齊有狡兔。盡一日而走五百里。使之瞻見。指注。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。若攝纓而縱。繼之。瞻見。指注。與。詩曰。將安將樂。棄予作遺。

宋燕相齊見逐。罷歸之舍。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。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。陳饒等皆伏而不對。宋燕曰。悲乎哉。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。饒曰。君弗能用也。則有不平之心。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。宋燕曰。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。陳饒曰。三斗之稷不足於士。而君鴈鶩有餘粟。是君之一

過也。果園梨栗。後宮婦人以相提擲。士曾不得一嘗。是君之二過也。綾紈綺縠。靡麗於堂。從風而弊。士曾不得以爲緣。是君之三過也。且夫財者。君之所輕也。死者。士之所重也。君不能行君之所輕。而欲使士致其所重。猶譬鉛刀畜之。而干將用之。不亦難乎。宋燕面有慙色。逡巡避席曰。是燕之過也。詩曰。或以其酒。不以其漿。

傳曰。善爲政者。循情性之宜。順陰陽之序。通本末之理。合天人之際。如是。則天氣奉養。而生物豐美。

矣。不知爲政者。使情厭性。使陰乘陽。使末逆本。使人詭天。氣鞠而不信。鬱而不宣。如是。則災害生。怪異起。羣生皆傷。而年穀不熟。是。以其動傷德。其靜亡救。故緩者事之。急者弗知。日反理而欲以爲治。詩曰。廢爲殘賊。莫知其尤。

魏文侯之時。子質仕而獲罪焉。去而北游。謂簡主曰。從今已後。吾不復樹德於人矣。簡主曰。何以也。質曰。吾所樹堂上之士半。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。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。今堂上之士。恐我以法邊。

言外傳 十二
境之人劫我以兵。是以不樹德於人也。簡主曰。噫。子之言過矣。夫春樹桃李。夏得陰其下。秋得食其實。春樹蒺藜。夏不可採其葉。秋得其刺焉。由此觀之。在所樹也。今子所樹非其人也。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。詩曰。無將大車。惟塵冥冥。

正直者順道而行。順理而言。公平無私。不爲安肆志。不爲危激行。晉衛獻公出走。反國及郊。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。太史柳莊曰。如皆守社稷。則孰負羈繫而從。如皆從。則孰守社稷。君反國而有私也。

無乃不可乎。於是不班也。柳莊正矣。

晉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。謂其子曰。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。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。爲人臣。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。死不當治喪正堂。殯我於室足矣。衛君問其故。子以父言聞。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。而退彌子瑕。從殯於正堂。成禮而後去。生以身諫。死以尸諫。可謂直矣。詩曰。靖共爾位。好是正直。

孔子閒居。子貢侍坐。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。孔子

曰善哉爾之問也。為人下其猶土乎。子貢未達。孔子曰。夫土者。掘之得甘泉焉。樹之得五穀焉。草木植焉。鳥獸魚鼈遂焉。生則立焉。死則入焉。多功不言。賞世不絕。故曰。能為下者其惟土乎。子貢曰。賜雖不敏。請事斯語。詩曰。式禮莫愆。

傳曰。南假子過程本。本為之烹鱷魚。南假子曰。聞君子不食鱷魚。本子曰。此乃君子食也。我何與焉。假子曰。夫高比。所以廣德也。下比。所以狹行也。比於善者。自進之階。比於惡者。自退之原也。且詩不

云乎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吾豈自比君子哉。志慕之而已矣。

子貢問大臣。子曰。齊有鮑叔。鄭有子皮。子貢曰。否。齊有管仲。鄭有東里子產。孔子曰。產薦也。子貢曰。然則薦賢賢於賢。曰。知賢。智也。推賢。仁也。引賢。義也。有此三者。又何加焉。

孔子游於景山之上。子路子貢顏淵從。孔子曰。君子登高必賦。小子願者何。言其願。丘將啓汝。子路曰。由願奮長戟。盪三軍。乳虎在後。仇敵在前。蠶躍

一作小子願言者何其願

蛟奮進救兩國之患。孔子曰：勇士哉！子貢曰：兩國
 構難，壯士列陣，塵埃漲天，賜不持一尺之兵，一斗
 之糧，解兩國之難，用賜者存，不用賜者亡。孔子曰：
 辯士哉！顏回不願。孔子曰：回何不願？顏淵曰：二子
 已願，故不敢願。孔子曰：不同意，各有事焉。回其願，
 丘將啓子。顏淵曰：願得小國而相之，主以道制，臣
 以德化，君臣同心，外內相應，列國諸侯莫不從義，
 嚮風壯者趨而進，老者扶而至，教行乎百姓，德施
 乎四蠻，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，天下咸獲永寧，蝻

子一作人

日一作聿

飛蠕動，各樂其性，進賢使能，各任其事，於是君綏
 於上，臣和於下，垂拱無爲，動作中道，從容得禮，言
 仁義者賞，言戰鬪者死，則由何進而救，賜何難之
 解。孔子曰：聖士哉！大人出，小子匿，聖者起，賢者伏，
 回與執政，則由賜焉，施其能哉！詩曰：雨雪漙漙，見
 睨日消。
 管者孔子鼓瑟，曾子子貢側門而聽，曲終，曾子曰：
 嗟乎！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，邪僻之行，何其不
 仁，趨利之甚，子貢以爲然，不對而入。夫子望見子

貢有諫過之色。應難之狀。釋瑟而待之。子貢以曾子之言告。子曰。嗟乎。夫參天下賢人也。其習知音矣。鄉者丘鼓瑟。有鼠出游。狸見於屋。循梁微行。造焉而避。厭目曲脊。求而不得。丘以瑟淫其音。參以丘為貪狼邪僻。不亦宜乎。詩曰。鼓鐘于宮。聲聞于外。

淫一作浮

夫為人父者。必懷慈仁之愛。以畜養其子。撫循飲食。以全其身。及其有識也。必嚴居正言。以先導之。及其束髮也。授明師以成其技。十九見志。請賓冠

之。足以死其意。血脈澄靜。媵內以定之。信承親授。無有所疑。冠子不言。髮子不笄。聽其微諫。無令憂之。此為人父之道也。詩曰。父兮生我。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。長我育我。顧我復我。出入腹我。

子曰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可謂士矣。
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。爲人所稱譽者。爲身也。惡
貧賤危辱。爲人所謗毀者。亦爲身也。然身何貴也。
莫貴於氣。人得氣則生。失氣則死。其氣非金帛珠
玉也。不可求於人也。非繒布五穀也。不可糴買而
得也。在吾身耳。不可不慎也。詩曰。旣明且哲。以保
其身。

吳人伐楚。昭王去國。國有屠羊說。從行。昭王反國。
賞從者。及說。說辭曰。君失國。臣所失者屠。君反國。

臣亦反其屠。臣之祿旣厚。又何賞之。辭不受命。君
強之。說曰。君失國。非臣之罪。故不伏誅。君反國。非
臣之功。故不受其賞。吳師入郢。臣畏寇避患。君反
國。說何事焉。君曰。不受則見之。說對曰。楚國之法。
商人欲見於君者。必有大獻重質。然後得見。今臣
智不能存國。節不能死君。勇不能待寇。然見之。非
國法也。遂不受命。入于澗中。昭王謂司馬子期曰。
有人於此。居處甚約。論議甚高。爲我求之。願爲兄
弟。請爲三公。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。五日五夜見

請外傳 二
之謂曰。國危不救。非仁也。君命不從。非忠也。惡富
貴於上。甘貧苦於下。意者過也。今君願爲兄弟。請
爲三公。不聽君。何也。說曰。三公之位。我知其貴於
刀俎之肆矣。萬鍾之祿。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。
今見爵祿之利。而忘辭受之禮。非所聞也。遂辭三
公之位。而反乎屠羊之肆。君子聞之曰。甚矣哉屠
羊子之爲也。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。說曰。何謂
窮。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。曰。在深淵之中。而不
援彼之危。見昭王德衰於吳。而懷寶絕迹以病其

國。欲獨全己者也。是厚於己而薄於君。猶乎。非救
世者也。何如則可謂救世矣。曰。若申伯仲山甫。可
謂救世矣。管者周德大衰。道廢於厲。申伯仲山甫
輔相宣王。撥亂世。反之正。天下略振。宗廟復興。申
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。匡救邪失。喻德教。舉遺士。
海內翕然向風。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。詩曰。周
邦咸喜。戎有良翰。又曰。邦國若否。仲山甫明之。旣
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夙夜匪懈。以事一人。如是可謂
救世矣。

齊崔杼弑莊公。荆蒯芮使晉而反。其僕曰：君之無道也。四鄰諸侯莫不聞也。以夫子而死之，不亦難乎？荆蒯芮曰：善哉而言也。早言，我能諫，諫而不用，我能去。今既不諫，又不去，吾聞之，食其食，死其事。吾既食亂君之食，又安得治君而死之？遂驅車而入，死其事。僕曰：人有亂君，猶必死之。我有治長，可無死乎？乃結轡自刎於車上。君子聞之，曰：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。僕夫則無爲死也。猶飲食而遇毒也。詩曰：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荆先生之謂也。易

曰：不怙其德，或承之羞。僕夫之謂也。

遜而直上也。切次之。謗諫爲下。懦爲死。詩曰：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

宋萬與莊公戰，獲乎莊公。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，然後歸之，反爲大夫于宋。宋萬與閔公博，婦人皆在側。萬曰：甚矣魯侯之淑，魯侯之美也。天下諸侯宜爲君者，惟魯侯耳。閔公矜此婦人，妬其言。顧曰：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？宋萬怒，搏閔公絕脰。仇牧聞君弑，趨而至，遇之于門，手劔而叱之。萬臂掇

仇牧碎其首。齒著乎門闔。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。詩曰。惟仲山甫。柔亦不茹。剛亦不吐。可於君。不可於父。孝子弗爲也。可於父。不可於君。君子亦弗爲也。故君不可奪。親亦不可奪也。詩曰。愷悌君子。四方爲則。

黃帝卽位。施惠承天。一道修德。惟仁是行。宇內和平。未見鳳凰。惟思其象。夙寐晨興。乃召天老而問之曰。鳳象何如。天老對曰。夫鳳象。鴻前麟後。蛇頸而魚尾。龍文而龜身。燕頷而雞喙。戴德負仁。抱中

挾義。小音金。大音鼓。延頸奮翼。五彩備明。舉動八風。氣應時雨。食有質。飲有儀。往卽文始。來卽嘉成。惟鳳爲能通天祉。應地靈。律五音。覽九德。天下有道。得鳳象之一。則鳳過之。得鳳象之二。則鳳翔之。得鳳象之三。則鳳集之。得鳳象之四。則鳳春秋下之。得鳳象之五。則鳳沒身居之。黃帝曰。於戲允哉。朕何敢與焉。於是黃帝乃服黃衣。戴黃冕。致齋于宮。鳳乃蔽日而至。黃帝降于東階。西面再拜稽首曰。皇天降祉。不敢不承命。鳳乃止帝東國。集帝梧

桐食帝竹實。沒身不去。詩曰。鳳凰于飛。翩翩其羽。亦集爰止。

魏文侯有子曰擊。次曰訴。訴少而立以嗣。封擊中山。三年莫往來。其傅趙蒼唐曰。父忘子。子不可忘。父何不遣使乎。擊曰。願之而未有所使也。蒼唐曰。臣請使。擊曰。諾。於是乃問君之所好。與所嗜。曰。君好北犬。嗜晨鴈。遂求北犬晨鴈。賚行。蒼唐至。曰。北蕃中山之君。有北犬晨鴈。使蒼唐再拜獻之。文侯曰。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。則見使者。文侯曰。擊

無恙乎。蒼唐唯唯而不對。三問而三不對。文侯曰。不對。何也。蒼唐曰。臣聞諸侯不名。君既已賜弊邑。使得小國侯。君問以名。不敢對也。文侯曰。中山之君無恙乎。蒼唐曰。今者臣之來。拜送於郊。文侯曰。中山之君。長短若何矣。蒼唐曰。問諸侯比諸侯。諸侯之朝。則側者皆人臣。無所比之。然則所賜衣裘。幾能勝之矣。文侯曰。中山之君亦何好乎。對曰。好詩。文侯曰。於詩何好。曰。好黍離與晨風。文侯曰。黍離何哉。對曰。彼黍離離。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。中心

摇摇。知我者。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。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。此何人哉。文侯曰。怨乎。曰。非敢怨也。時息也。文侯曰。晨風謂何。對曰。駘彼晨風。鬱彼北林。未見君子。憂心欽欽。如何如何。忘我實多。於是文侯大悅。曰。欲知其子。視其母。欲知其君。視其所使。中山君不賢。惡能得賢。遂廢太子。訴召中山君以爲嗣。詩曰。鳳凰于飛。翾翾其羽。亦集爰止。藹藹王多吉士。惟君子使。媚于天子。君子曰。夫使非直。敝車罷馬而已。亦將喻誠信。通氣志明。好惡然後可使也。

子賤治單父。其民附。孔子曰。告丘之所以治之者。對曰。不齊時發倉廩。振困窮。補不足。孔子曰。是小人附耳。未也。對曰。賞有能。招賢才。退不肖。孔子曰。是士附耳。未也。對曰。所父事者三人。所兄事者五人。所友者十有二人。所師者一人。孔子曰。所父事者三人。所兄事者五人。足以教弟矣。所友者十有二人。足以祛壅蔽矣。所師者一人。足以慮無失策。舉無敗功矣。惜乎不齊。爲之大功。乃與堯舜參矣。詩曰。愷悌君子。民之父母。子賤其似之矣。

度。地圖居以立國。崇恩博利以懷衆。明好惡以正法度。率民力稼。學校庠序以立教。事老養孤以化民。升賢賞功以勸善。懲奸紂失以醜惡。講御習射以防患。禁奸止邪以除害。接賢連友以廣智。宗親族附以益強。詩曰。愷悌君子。

齊景公使人於楚。楚王與之土九重之臺。顧使者曰。齊有臺若此乎。使者曰。吾君有治位之坐。土階三等。茅茨不翦。樸椽不斲者。猶以謂爲之者勞。居之者泰。吾君惡有臺若此者。於是楚王蓋悒如也。

使者可謂不辱君命。其能專對矣。

傳曰。予小子。使爾繼邵公之後。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。孔子爲魯司寇。命之曰。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。命爾爲司寇。孔子曰。弗甫敦及厥辟。將不堪。公曰。不妄。傳曰。諸侯之有德。天子錫之。一錫車馬。再錫衣服。三錫虎賁。四錫樂器。五錫納陛。六錫朱戶。七錫弓矢。八錫鈇鉞。九錫秬鬯。詩曰。釐爾圭瓚。秬鬯一卣。

齊景公謂子貢曰。先生何師。對曰。魯仲尼。曰。仲尼

賢乎。曰：聖人也。豈直賢哉？景公嘻然而笑曰：其聖何如？子貢曰：不知也。景公勃然作色曰：始言聖人，今言不知，何也？子貢曰：臣終身戴天，不知天之高也。終身踐地，不知地之厚也。若臣之事仲尼，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，腹滿而去，又安知江海之深乎？景公曰：先生之譽，得無太甚乎？子貢曰：臣賜何敢甚，言尚慮不及耳。臣譽仲尼，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，其無益亦明矣。使臣不譽仲尼，譬猶兩手把泰山，無損亦明矣。景公曰：善，豈其然？善，豈

其然。詩曰：綿綿翼翼，不測不克。

一穀不升謂之饑，二穀不升謂之饑，三穀不升謂之饑，四穀不升謂之荒，五穀不升謂之大侵。大侵之禮，君食不兼味，臺榭不飾，道路不除，百官補而不制，鬼神禱而不祠，此大侵之禮也。詩曰：我居御卒，荒此之謂也。

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，謂之采地，百里諸侯以三十里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紂，使子孫賢者守其地，世世

言久伯 九
以祠其始受封之君。此之謂興滅國。繼絕世也。書曰。茲予享于先王。爾祖其從享之。

梁山崩。晉君召大夫伯宗。道逢輦者。以其輦服其道。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。輦者曰。君趨道豈不遠矣。不知事而行。可乎。伯宗喜。問其居。曰。絳人也。伯宗曰。子亦有聞乎。曰。梁山崩壅河。顧三日不流。是以召子。伯宗曰。如之何。曰。天有山。天崩之。天有河。天壅之。伯宗將如之何。伯宗私問之。曰。君其率羣臣。素服而哭之。既而祠焉。河斯流矣。伯宗問其姓。

名。弗告。伯宗到。君問伯宗。以其言對。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。既而祠焉。河斯流矣。君問伯宗。何以知之。伯宗不言受輦者。詐以自知。孔子聞之。曰。伯宗其無後。攘人之善。詩曰。天降喪亂。滅我立王。又曰。畏天之威。于時保之。

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。景公錫之宴。晏子在。前。范昭趨曰。願君之侔樽以爲壽。景公顧左右曰。酌寡人樽。獻之客。晏子對曰。徹去樽。范昭不說。起舞。顧太師曰。子爲我奏成周之樂。願舞。太師對曰。

言夕
十
盲臣不習。范昭起出門。景公謂晏子曰。夫晉天下大國也。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。今子怒大國之使者。將奈何。晏子曰。范昭之爲人也。非陋而不知禮也。是欲試吾君。嬰故不從。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。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。何故不調。對如晏子。於是范昭歸報。平公曰。齊未可并也。吾試其君。晏子知之。吾犯其樂。太師知之。孔子聞之曰。善乎。晏子。不出俎豆之間。折衝千里。詩曰。實右序有周。薄言震之。莫不震疊。

三公者何。曰。司空。司馬。司徒也。司馬主天。司空主土。司徒主人。故陰陽不和。四時不節。星辰失度。災變非常。則責之司馬。山陵崩竭。川谷不流。五穀不植。草木不茂。則責之司空。君臣不正。人道不和。國多盜賊。下怨其上。則責之司徒。故三古典其職。憂其分。舉其辯。明其隱。此三公之任也。詩曰。濟濟多士。文王以寧。又曰。明照有周。式序在位。言各稱職也。

夫賢君之治也。溫良而和。寬容而愛。刑清而省。喜

賞而惡罰。移風崇教。生而不殺。布惠施恩。仁不偏與。不奪民力。役不踰時。百姓得耕。家有收聚。民無凍餒。食無腐敗。士不造無用。雕文不粥。于肆。斧斤以時入山林。國無佚士。皆用於世。黎庶歡樂。衍盈方外。遠人歸義。重譯執贄。故得風雨不烈。小雅曰。有渰萋萋。興雲祈祈。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。

昨日何生。今日何成。必念歸厚。必念治生。日慎一日。完如金城。詩曰。我日斯邁。而月斯征。夙興夜寐。

無忝爾所生。

官息於有成。病加於小愈。禍生於懈惰。孝衰於妻子。察此四者。慎終如始。易曰。小狐汔濟。濡其尾。詩曰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

孔子燕居。子貢攝齊而前曰。弟子事夫子有年矣。才竭而智罷。振於學問。不能復進。請一休焉。孔子曰。賜也。欲焉休乎。曰。賜欲休於事君。孔子曰。詩云。夙夜匪懈。以事一人。爲之若此。其不易也。若之何其休也。曰。賜休於事父。孔子曰。詩云。孝子不匱。永

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。如之何其休也。曰。賜欲休於事兄弟。孔子曰。詩云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。和樂且耽。爲之若此其不易也。如之何其休也。曰。賜欲休於耕田。孔子曰。詩云。晝爾于茅。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。其始播百穀。爲之若此其不易也。若之何其休也。子貢曰。君子亦有休乎。孔子曰。闔棺兮乃止播耳。不知其時之易遷兮。此之謂君子所休也。故學而不已。闔棺乃止。詩曰。日就月將。言學者也。

耳作兮

魯哀公問冉有曰。凡人之質而已。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。冉有對曰。臣聞之。雖有良玉。不刻鏤則不成器。雖有美質。不學則不成君子。曰。何以知其然也。夫子路。卞之野人也。子貢。衛之賈人也。皆學問於孔子。遂爲天下顯士。諸侯聞之。莫不尊敬。卿大夫聞之。莫不親愛。學之故也。魯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。祧賈。監門之子也。爲秦往使之。遂絕其謀。止其兵。及其反國。秦王大悅。立爲上卿。夫百里奚。齊之乞者也。逐於齊。西無以進。自賣五羊皮。

為一輓車。見秦繆公。立為相。遂霸西戎。太公望。少為人壻。老而見去。屠牛朝歌。賃於棘津。釣於磻溪。文王舉而用之。封於齊。管仲親射。桓公遂除報讐之心。立以為相。存亡繼絕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此四子者。皆嘗卑賤窮辱矣。然其名聲馳於後世。豈非學問之所致乎。由此觀之。士必學問。然後成君子。詩曰。日就月將。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。寡人雖不敏。請奉先生之教矣。

曾子有過。曾皙引杖擊之。仆地。有間。乃蘇。起曰。先生得無病乎。魯人賢曾子。以告夫子。夫子告門人。參來。汝不聞答者。舜為人子乎。小箠則待答。大杖則逃。索而使之。未嘗不在側。索而殺之。未嘗可得。今汝委身以待暴怒。拱立不去。非王者之民。其罪何如。詩曰。優哉柔哉。亦是戾矣。又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

齊景公使人為弓。三年乃成。景公得弓而射。不穿三札。景公怒。將殺弓人。弓人之妻往。見景公曰。蔡人之子。弓人之妻也。此弓者。太山之南。烏號之柘。

三札一作二札

駢牛之角。荆麋之筋。河魚之膠也。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。不宜穿札之少如此。且妾聞奚公之車。不能獨走。莫耶雖利。不能獨斷。必有以動之。夫射之道。在手若附枝。掌若握卵。四指如斷短杖。右手發之。左手不知。此蓋射之道。景公以爲儀而射之。穿七札。蔡人之夫立出矣。詩曰。好是正直。齊有得罪於景公者。景公大怒。縛置之殿下。召左右肢解之。敢諫者誅。晏子左手持頭。右手磨刀。仰而問曰。古者明王聖主。其肢解人。不審從何肢解。

始也。景公離席曰。縱之。罪在寡人。詩曰。好是正直。傳曰。居處齊則色姝。食飲齊則氣珍。言語齊則信聽。息齊則成。志齊則盈。五者齊。斯神居之。詩曰。既和且平。依我磬聲。

魏文侯問狐卷子曰。父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子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兄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弟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臣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。寡人問此五者於子。一一以爲不足者。何也。對曰。父賢不過堯。而丹朱放。子賢不過舜。

而瞽瞍頑。兄賢不過舜。而象傲。弟賢不過周公。而管叔誅。臣賢不過湯武。而桀紂伐。望人者不至。恃人者不久。君欲治。從身始。人何可恃乎。詩曰。自求伊祐。

湯作濩。聞其宮聲。使人溫良而寬大。聞其商聲。使人方廉而好義。聞其角聲。使人惻隱而愛仁。聞其徵聲。使人樂養而好施。聞其羽聲。使人恭敬而好禮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

孔子曰。易先同人。後大有。承之以謙。不亦可乎。故

天道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者。抑事而損者也。持盈之道。抑而損之。此謙德之於行也。順之者吉。逆之者凶。五帝既沒。三王既衰。能行謙德者。其惟周公乎。文王之子。武王之弟。成王之叔父。假天子之尊位。七年。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。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。窮巷白屋之士。所先見者四十九人。時進善者百人。宮朝者千人。諫臣五人。輔臣五人。拂臣六人。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。孔子

曰。猶以周公爲天下賞。則以同族爲衆。而異族爲寡也。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。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。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。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。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。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。此六者。皆謙德也。易曰。謙亨。君子有終。言能以此終吉者。君子之道也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四海。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。桀紂是也。而況衆庶乎。夫易有一道焉。大足以治天下。中足以安家國。近足以守其身者。其惟謙德

乎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

咎者田子方出。見老馬於道。喟然有志焉。以問於御者曰。此何馬也。曰。故公家畜也。罷而不爲用。故出放也。田子方曰。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。仁者不爲也。束帛而贖之。窮士聞之。知所歸心矣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

齊莊公出獵。有螳螂舉足。將搏其輪。問其御曰。此何蟲也。御曰。此是螳螂也。其爲蟲。知進而不知退。不量力而輕就敵。莊公曰。以爲人。必爲天下勇士。

一本遲下有聖敬日
齊四字

矣。於是迴車避之。而勇士歸之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
 魏文侯問李克曰。人有惡乎。李克曰。有。夫貴者則
 賤者惡之。富者則貧者惡之。智者則愚者惡之。文
 侯曰。善。行此三者。使人勿惡。亦可乎。李克曰。可。臣
 聞貴而下賤。則眾弗惡也。富能分貧。則窮士弗惡
 也。智而教愚。則童蒙者弗惡也。文侯曰。善哉言乎。
 堯舜其猶病諸。寡人雖不敏。請守斯語矣。詩曰。不
 遑啓處。

有鳥於此。架巢於葭葦之顛。天喟然而風。則葭折
 而巢壞。何其所托者弱也。穠蜂不攻。而社鼠不薰。
 非以穠蜂社鼠之神。其所托者善也。故聖人求賢
 者。以輔夫。吞舟之魚大矣。蕩而失水。則為螻蟻所
 制。失其輔也。故曰。不明爾德。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
 明。以無陪無卿。

韓詩外傳卷之八

終

韓詩外傳卷之八終

此處為正文內容，因字跡模糊，無法辨識。

